

芽

-
- 墨杰[大学生，男]
 - 白项[大学生，男]
 - 吕舒音[大学生，女]
 - 方彦[大学生，女]
 - 油画老师
-

第一幕

[画室，作画声音]

白项：[哼唱]渔王还想，继续做渔王……

墨杰：你还在画昨天那朵花吗？

白项：嗯。

墨杰：这是你第几幅画了？

白项：第四幅。

墨杰：连画四朵花了啊。[吐槽语气]自从咱俩选了这油画课，你连乐队排练都不跟了，天天就搁这儿，画花？

白项：怎么？

墨杰：你不是还号称自己以后要搞摇滚嘛？

白项：那你不是说要当小说作家来着，也没见你写多少。

墨杰：我那叫，什么来着，酝酿！情绪到了，自然就写出来了。

白项：算了吧，这天底下可没什么不用练的小说家——倒更没几个不用练的摇滚乐手就是了。

[笑]

墨杰：我说老白，咱们也认识这么久了，有啥事，就讲呗。

白项：[轻叹]倒也没啥，觉得他们搞不出什么名堂而已。

墨杰：你想要啥名堂？

白项：就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鼓手和那调子都找不准的主唱……你啥时候听听排练就懂了。

白项：不说我了，你不也天天来这，都是闲得？

墨杰：也不完全是吧。

白项：那是啥？

墨杰：怎么说呢——

油画老师：墨杰，画好了吗就在这聊天？你看看这边这明暗，把花整得跟死了似的。

墨杰：[小声]要不是听说老师给分好，我也不会零基础来选这课啊……

白项：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

墨杰：那是你。唉，为啥一遇到艺术方面的东西，你都能一下子上手？

白项：咳咳，对了，你最近怎么回事？

墨杰：[呼气]嗯……就，去打工的路上经过了一趟贫民窟。[白项应和]然后，遇到一个奶奶，推着一车废品，挺吃力的。我就，帮她推到了收购站那边。

白项：[沉默一会儿]这样的人不少。

墨杰：但这可是在灯红酒绿的鹰吕。

白项：你还记得我们上次一起去旁边三洲立交散步吗？

墨杰：嗯。

白项：上面的梭舱轨道好看吧。

墨杰：是啊，听说时速能到 500 公里，可惜我没有机会体验过（笑）买个梭舱的钱都能买六七辆车了。

白项：那你有没有数过，轨道底下的桥洞里住着多少人呢？

墨杰：嗯……

油画老师：行了，画室该关门了，白项、墨杰，你俩少聊点。还有吕舒音，你们先收拾东西走，我来锁门。[收拾，关门声]

第二幕

[开门声]

白项：欸？[惊讶]

墨杰：怎么了？

白项：[嘀咕]难道是我看错了吗……

墨杰：你在看啥，那花？那不是你第一天来这边的时候画的吗？不是一直放在那的吗？

白项：我感觉……它……是不是开了一点？

墨杰：你逗我玩呢，画出来的玩意还能自己变？

白项：算了，应该是眼花了。这几天做了个大作业，都没好好睡觉。

墨杰：……活久点。

白项：倒是那朵花，画的时候还没开，现在几周过去都快枯了。

墨杰：花不就这样嘛，总得枯的。

[再次开门声]

白项：吕舒音？今天来得好早。

吕舒音：下午没课，学生会那边也没活，就直接过来了。

墨杰：你现在画的这是——

吕舒音：日落。

墨杰：看看，比你的破花好看多了吧。

白项：那你又画出来啥了，好意思说我。

墨杰：我想画三洲立交桥来着，不过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。

白项：就，把你想的意象表现出来就好。

吕舒音：老师也没给多高要求，挑个简单的不好嘛。

墨杰：想试试看。

白项：[小声]对了，乐队已经散了。

墨杰：因为你一直不去？

白项：不是，我其实该排练的时候也去了。他们起了点冲突，说什么乐队已经成了负担。

墨杰：[叹气]唉。

白项：那能怎么办呢，反正我也没抱过什么期望。

墨杰：话说，你当时怎么想着去搞乐队呢？

白项：[笑]还不是闲出来的。

吕舒音：我看你们招新宣传了几次了，排出来过歌吗？

白项：自然是没有。或者说，幸好没有。

吕舒音：啥意思？

白项：就我们排练的效果，真出来了，乐队名声估计就毁了。

[开门声]

油画老师：你们今天画得怎么样了？

墨杰：老师，我想表达某种对立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表现。

油画老师：按你们目前的学习进度，用色彩对比和明暗对比都可以。

墨杰：原来如此，那我觉得明暗比较合适。

油画老师：吕舒音，你想画黄昏的话，可以调点灰色进去，看起来会更好。

吕舒音：谢谢老师。

油画老师：白项，你其实也可以试试其他的静物。

白项：不用了，谢谢老师，我还挺喜欢这些花的。

油画老师：你们几个比起上次都进步了不少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每天来练还是有效果的。能这样坚持一学期，哪怕没有基础，也能练练基本功。我今天有油画鉴赏课，就不在这看了。

墨杰、白项、吕舒音：老师再见！[关门声]

第三幕

白项：[哼唱]电灯熄灭，物换星移，泥牛入海……

白项：[哼唱]黑暗好像，一颗巨石，按在胸口……

[开门]

吕舒音：学生会那边来新项目了。

墨杰：哦？

吕舒音：下学期的迎新晚会在征集节目，本来我们学校之前没有搞乐队的，白项通过的机会很大，不过现在嘛……

白项：啊，什么？抱歉刚才带耳机没听清。

墨杰：校迎新晚会节目。你那乐队还有救吗？

白项：没有，下一个。

吕舒音：还有三个多月，现在开始也来得及吧。

白项：不是时间的问题。现在连个靠谱的成员都没有了，排个锤子？

[门突然被推开]

方彦：那你也不看看你想干嘛。是，你主吉他手，你水平高，我们其他人呢？亏你能想的出来，第一首就排万青，嫌我们死得不够惨？

白项：方彦？你怎么来了？

方彦：这不是听说我们白大少爷为了画画连琴都不练了，看看您的画技是不是已经炉火纯青——嚯，这花儿画得不错啊。

白项：这是我们的贝斯——前贝斯手，方彦。

方彦：还特意加个前字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乐队已经烂了？

吕舒音：你俩消停点。

[沉默]

墨杰：所以，怎么回事？难道乐队散了后面还有啥隐情？

方彦：倒也不是。本来大家是凭爱好聚到一起的，都怪白项非要排《大石碎胸口》。

墨杰：这歌……咋了吗？

方彦：简单点说，这首歌的器乐排练难度很高，我们都是业余水平，想现场——

白项：[插话]万青的作品，难是难了点，多练练，怎么不能排？

方彦：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，家里供得起从小到大学乐器，还他妈随便考考就能保研？你知道你这句“多练练”有多离谱吗？

白项：我——

方彦：就你这还成天怨其他人，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，你干啥了？写了几个连校门都没出去的破报告还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？

吕舒音：行了，画室不是吵架的地方，你俩要吵出去吵。

白项：出去说。

[大声关门]

墨杰：什么事啊这……

吕舒音：[犹豫]嗯……虽然白项是你朋友，但方彦其实说得也没啥错。

墨杰：[叹气]呼……我知道。

[沉默]

吕舒音：你现在这幅立交，好像挺特别的？

墨杰：嗯，尝试在上下用不同明暗做了分割的效果。

吕舒音：挺有意思。

[沉默]

第四幕

墨杰、白项：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

吕舒音：拜拜。

[关门声]

[走路声音]

白项：一个坏消息，一个好消息。

墨杰：都是昨天吵架吵出来的？那我先听好消息。

白项：如果我想排的话，方彦还愿意相信我一次，有她的贝斯在，能成的概率不小。

墨杰：坏消息呢？

白项：现在就我们人，哪怕是简化版本，至少也还差鼓手、主唱、管乐、弦乐。

墨杰：所以，你还是想把《大石碎胸口》排出来上迎新晚会？

白项：……不知道。

墨杰：你慢慢犹豫吧。话说，这几个位置都不能换吗？

白项：除了弦乐可以用键盘代替，鼓手和主唱必须得要。管乐的小号更是灵魂，肯定没法换的。

墨杰：要说键盘我可能认识一个学长，之前在乐团弹钢琴的，是我们学校的顶尖水平。后来他手受了点伤，不能常弹琴了，就转了指挥。我可以帮你问问他愿不愿意来。

白项：这歌键盘的要求肯定比古典曲子简单，要是他愿意，能省不少麻烦——不过你先别问，现在还差得太多了。

墨杰：那我把他账号推给你，你自己问。

白项：行。他叫啥？

墨杰：笪王越。

[两人不说话，只有脚步声]

白项：……还有个奇怪的事。

墨杰：嗯？

白项：今天看，真的感觉那个花又开了一点。

墨杰：还是你上次说的画？

白项：确实，上次我也怀疑是自己眼花了，但现在看来好像不是。

墨杰：明天再过去看看，往好处想，说不定是有鬼盯上你了呢。

白项：[笑]你管这叫好处？

墨杰：[也笑]哎呀，也不一定是坏事嘛。

白项：不愧是你。我看你的三洲立交桥也画出雏形了？

墨杰：对，受你和老师的启发，上半部分用亮色勾勒阳光和梭舱通路，下半部分用暗色刻画桥洞里的场景，立交桥正好作为画面的分割。

白项：挺好的。

墨杰：你不回寝室吗？

白项：你先回去吧，我在外面散会儿步。

墨杰：正经人谁散步啊。[刷卡开门声]

白项：[自言自语]那花有什么好开的呢……停在画上，能一直漂漂亮亮的，开完了就得枯，就得死，那可就什么都没了……[声音逐渐减小]

第五幕

油画老师：白项，你都画了第五幅花了，接下来试试别的吧，那边桌子上的酒瓶什么的也可以参考。

白项：好。那就试试看画那个果篮吧。

[老师离开，关门]

墨杰：你居然还会听人劝啊？

白项：人在屋檐下，毕竟期末也快到了。

[开门，有人跑进来]

白项：你怎么又来了？

方彦：我找到鼓手了，是有过一点专业训练的，比之前的强多了。

吕舒音：你们都决定排了怎么没告诉我？要把节目报给学生会吗？

白项：先别急——

方彦：还别急，你键盘找来了，我鼓手找来了，不上也得上——不打扰你们画画了。

[推门离开]

吕舒音：你没意见的话，我就报上去了？

白项：行吧……

墨杰：上次看你的时候不是还在犹豫嘛，怎么一个礼拜过去连人都找好了？是我之前介绍的学长吗？

白项：是。这周时间，我和方彦，和学长都好好聊了聊。

墨杰：结论呢？

白项：先不说这个，你的三洲立交画完了？

墨杰：嗯，你看看。

白项：[吸气]好家伙……

墨杰：按之前的构图这边有点空，所以我想到了那天推着废品的奶奶，阳光下面的推车也可

以沟通暗部和亮部。

白项：是啊，就像你那天说的，你帮奶奶推到了废品站。相比之下，我又干过什么呢？

墨杰：你是说——

白项：[轻笑]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了。

墨杰：倒也没必要？

白项：之前我觉得排不出来的时候，就想着上去也是丢人，结果连动员排练都懒得干了。如果当时再喊喊人，也未必就真的不行，毕竟，整整一个暑假还是可以用来练习的。

吕舒音：学生会那边已经收到了。不过乐队现在还没名字，这个也必须报上去的。

白项：我们几个已经商量好了，就叫“芽乐队”，嫩芽的芽。

吕舒音：好。

[作画声]

白项：对了，你看我最早的那幅画，有觉得这朵花快全开了吗？

吕舒音：没有啊，你看错了吧。

墨杰：你怎么还在纠结这花啊，不会真有啥幻觉吧。

白项：没事没事，当我没说。

第六幕

墨杰：终于考完了，这学期只剩下一门期末了。

白项：我还有三门。

墨杰：你主唱和管乐招得怎么样了？

白项：主唱好办，招的时候发现这首歌知名度还挺高，最后选了一个和原唱声线比较契合的。

管乐倒是一直没招到人。

吕舒音：最后那段小号要求还挺高吧。

白项：嗯，这两个礼拜过去，还是没能找到合适的。我们找到的键盘手是乐团的人，但乐团好像也没有小号手愿意来……

[敲门声、开门声]

方彦：白项，出来一下，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。

白项：什么东西要瞒着他们啊……[关门声]

墨杰：他俩想搞什么呢？

吕舒音：不知道，不过估计是管乐的问题。

墨杰：你刚才说的最后一段是什么意思？

吕舒音：他们定了以后，我把那首歌找来听了几遍。结尾的部分有个高潮，是通过管乐的迭起来表现的，想要把那个感觉还原出来，恐怕需要挺高的水准。

墨杰：这……好像也不是讨论一下能解决的问题吧。

吕舒音：谁知道呢。不过既然他们下定决心了，这个问题总得解决的。

[开门]

方彦：听白项说，你唱歌还不错？

墨杰：还行，你们要是真招不到主唱我可以试试——不对啊，主唱不是招完了吗？那你们想干什么？

方彦：试试这个，刚买的，你就含着它，随便唱点啥。

[难以名状的乐器音色]

墨杰：这是个什么东西？

白项：这叫卡祖笛，姑且也算是管乐。

墨杰：你们想让我上台吹这个？

白项：试试看嘛，喏，这是最后那段的谱子。

[尝试练习，简谱旋律：56756356 75635670 56356756 35675630]

白项：方彦建议是让你用这个代替管乐，不过我觉得可以更大胆一些。反正这东西便宜，每个人都准备一个，关键时刻可以用和声代替管乐合奏，应该能有更好的效果。

墨杰：既然是你们需要，我肯定不会拒绝的，暑假排练记得喊我就行。

方彦：这样的话，乐队是真的凑齐了吧。

白项：这都凑了一个月了，再不齐，我们连两个月排练时间都没了。

墨杰：这倒提醒我了，油画课也要结课了啊。白项，你最后一幅画画了啥？

白项：看。

吕舒音：酒瓶，果篮，你终于舍得画静物了啊——不过这瓶子里怎么还插着一支花呢。

墨杰：怎么感觉你画得是最开始那株，而且是完全开放的样子？

白项：是啊，花已经开了啊……

[开门声]

油画老师：提醒你们几个一下，下周结课之后画室就关了，这几天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，不要忘了在里面了。

终幕

[喧哗]

吕舒音：你们马上就要上场了哦。

白项：都排了两个月了，总得有点自信了。

墨杰：就是就是。

方彦：你个吹卡祖笛的当然自信。

墨杰：我好歹是乐队发挥最稳定的成员。

[三人笑声渐弱，脚步声]

吕舒音：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学校的第一支乐队，芽乐队，与他们带来的《大石碎胸口》！

墨杰：没想到吕舒音居然去当主持了。

白项：别废话，要上了。

[安静]

[前奏入，渐弱，同时结尾高潮部分卡祖笛声音渐强]

白项：[在音乐下，成熟声线]那天，是我大学生活中记忆最深的一天。我们的表演还是有不少瑕疵，不过台下的乐迷们并没有想像的那么严苛。大家都为这第一支乐队欢呼着。

白项：当然，我们只是临时招募的乐队，表演完后不久，笄学长就毕业了，最后只有方彦、墨杰和我留下——墨杰当了主唱。

白项：至于那朵画上的花，在我画完最后一幅之后，又好像变回了最初的样子。大概，真的只是个美好的错觉吧——连画上的花都愿意抛却自己的永恒而绽放，我为什么不能尝试一下呢。

[继续演奏完结尾部分，随着最后一声结束，一切归于寂静]

完